

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官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旣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誣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柰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曾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己丑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

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獫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于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可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遁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間寂漠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

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獯
村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
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
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
下濟忠謹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
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
猶將爲明公出況如喜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
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
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己丑

自頃拚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
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爲明
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
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間暇之時
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
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
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
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
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
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

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眞若
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
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眞
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
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
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
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
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
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
華爲眞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
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
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
氏之失識者躓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
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喜愚
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
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
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
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

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懃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六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懃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躗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頽俗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

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
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
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
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
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
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
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
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踽踽然冒利祿而一來
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
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
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
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
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及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
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
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
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
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
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
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
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

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熹
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未
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
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
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
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
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
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
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
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
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復因徐
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
進見未期伏乞進德脩業為主眷人望千萬自重
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
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
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
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
居萬福又以為慰熹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

去違門墻之夕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
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
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
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
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
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
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
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
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
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効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
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采頤隨行逐隊則有持
祿之譏印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
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
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
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
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
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
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
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屢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
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

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胷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己丑七月十四日

熹昨以愚懷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

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蠢愚觸事妄
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
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
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為罪大矣伏況老親行年
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日夕憂煩幾
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悃誠仰干
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婆
娑丘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為莫大之幸
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
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
日之懷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
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
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
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
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
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
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
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

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
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
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
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
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
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
諫孰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
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遠
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
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
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
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
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
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
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
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
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
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
在蜀部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公
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

之不効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
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
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
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
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
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
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
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
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七月二十八日

屢以愚懷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
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盡曲
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
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
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熹猶有
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
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
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

萬福喜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
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
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
字彊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須一到
面嚮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
朝雖所發未爲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
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
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冗也聞到鄂已有所
處置威望隱然甚善其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
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政舉也邊候旣未聳統帥
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爲言熹向兩書
爲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
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
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聖人學
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
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柰何柰何元履十
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
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旣不能克己從善使

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誚用心
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劄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
然勿示人幸甚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晦菴文集

卷二十五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時事出處

答張欽夫書

垂諭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禪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

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

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
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
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
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
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
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
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
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
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
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
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
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
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為之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
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
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
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
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

國立中央圖書館

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悔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

近年見所為文多無條理又多語學老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巧免丁縮期反牛羊之說宣播遠近尤非

小失不可不戒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

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

倍矣

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

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

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

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爲克己之學以

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

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

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

道虞公見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爲尚有所疑真嘗以爲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答張欽夫書

今日旣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丈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

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
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
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
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彊盜新法者殺傷人
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
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
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
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
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
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
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
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
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
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
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
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書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
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
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

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
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
此爲覺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
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
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
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
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
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
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
虛禮逡巡閔默以悞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
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
義不正彌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
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
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
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
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旣立然後可推
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
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
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

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
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
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
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
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
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
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
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
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
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
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
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書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
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
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
知天意慤懃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
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
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
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

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

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揅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

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陸宣公論

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

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

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効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俸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効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官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爲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爲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遭喪旣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偃蹇之罪則已爲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旣而猶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全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爲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辭便從所請不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爲徼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

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為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

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

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 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

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

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
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

糶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省

禾亦依此細數兩貫以下

不椿委社首遍行勸諭親自封椿開具本都椿
管米數及所椿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祗備覆
實不得輒徇顯情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
生事搔擾其社首家禾米即委隅官封椿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
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
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糶之人許其實
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所椿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
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
以虧上戶

一所椿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
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稍
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
一斗婦人七外小兒四外如至六月中旬民間
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禾米之家合預行

括責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

定坊保給關收糶庶免欺弊

大人婦人小兒
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
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
並不在收糶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俟三四月間別
議措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
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
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
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
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運
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椿米多則上
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
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
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比日已呈徹矣拜遠
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貺之寵已劇媿荷至

於連榻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檐兩日又當南下然早夕水溢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不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它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守此穀了無事而保全也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秫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糶秫米之說所守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糶米而未及秔秫之別不知果如何糶秔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人糶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

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
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
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
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
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
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
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
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
願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
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
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彊者視以為深仇
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
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
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
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
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
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枉後惠
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
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
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

意直書無復倫之不審高明以爲然否正使未必
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温公
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
一序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踈密須
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
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誠各爲一秩而皆以雜
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
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楊丈
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
之摧咽不能自己語次及之亦足爲慨然也熹本
更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雞鳴起僅能
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
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
竊與闔人俱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荅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
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
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
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
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爲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

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
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
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
歲以來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
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
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
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
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熹未敢
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
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
豈惟得以少逭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
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佹
拙無由進趨賓客之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
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為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
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
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瀆

尊之咎亦避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間起趨名官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為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臯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甚

答陳祕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眷子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

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矣衰疾杜門
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付
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
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
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官
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為幸龔公亦有
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不可復出
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誅
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
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為全也熹申
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為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
少假一言之助其勢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為言
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
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
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況今又兩三年精
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慳辭當以

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
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
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
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
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
思此旣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
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
況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爲龍斷無復廉恥
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
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
今日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況世衰道微士大
夫假真售僞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
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
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
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
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
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
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況如老兄
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
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

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
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
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
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
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
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
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
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
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
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
目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
恥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
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
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成設使異時
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公推挽之
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背
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
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

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履喪贈之命使人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向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却前年恩命亦政爲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其爲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旦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下一上則干冒頻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生事矣熹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爲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豪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

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垂
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
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
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
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
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
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
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
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
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
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
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
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
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
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官之涂自是以往
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
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
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
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
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

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負
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
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
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
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
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
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
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敵縱吏
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
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
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
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
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
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
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
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
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
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
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
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

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
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
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
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
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借易有言非獨以伸鄙
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
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
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
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
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
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
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
愚昧本無官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
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
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
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
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
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

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墮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敢輒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

食自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釁仰勤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間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惻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爲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詎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剷弊鉏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益已屢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

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喜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

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適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爲却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

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官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明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

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

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
恥未雪爲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
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宣熹頓
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
未能即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
賜厚矣欽夫久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
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
服嘗竊論之以爲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
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
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
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
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間暇進德脩
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
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
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
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
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

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
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
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
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爲迂闊而不足言也兼
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
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
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
分明乃易見効今旣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
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詳爲令弟言之歸當一
一臬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
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
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
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
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
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
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
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爲恨也
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
也熹之出處不足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
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

上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
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
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
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
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
不知可否幸為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
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
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
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
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
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
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
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十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
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
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
任之間也陳候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
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
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喜不必請對此其
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

識之者只似熹倫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
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晦菴文集

二十六

15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 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慙憤而開放之使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計

晦菴文集卷第二十六

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重為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為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面稟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喜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